空间视角下《城南旧事》中英子的伦理主体建构

周　天　玥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文学地理空间可以分成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简称为文学地理的三重空间。《城南旧事》通过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和心理空间的交汇融合将英子从六岁到十三岁这七年间的外在景观与内心情感编织在了一起,揭示出英子伦理主体性建构方面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给读者留下无尽的联想。三个空间中穿插着多个伦理结,如英子和秀贞,英子和宋妈,英子和小偷,英子和妞儿,英子和兰姨娘,英子和父亲等,多角度展现了英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作出的伦理选择。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子的伦理观日趋成熟,伦理意识逐步增强,道德品质更加完善。

[关键词]　现实空间;　想象空间;　心理空间;　伦理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4)01-0102-05
DOI:10.13967/j.cnki.nhxb.2024.0016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创作的短篇小说。作为林海音笔下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主人公英子的成长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小说主要分为六个章节,围绕英子与周围人物的日常交往,讲述了英子在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和心理空间之下的伦理选择。

一　现实空间

英子从出生到成长,一直处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旧时京华南城这一社会空间和知识分子家庭空间之中,二者共同形构了现实空间。

首先,小说架设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时空背景中,林海音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持有批判态度,全景式展现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的愤懑。

英子跟随父母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城南惠安会馆附近的一个小院里。惠安馆临街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女儿每日行为举止怪诞。日积月累,邻居都将她视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每次路过惠安馆的时候,宋妈都会紧攥着英子的手,不让英子靠近,就连一向慈爱的父亲也不赞同英子和疯女人接触。但是受好奇心驱使的英子依然坚持走进惠安馆一探究竟。英子的词典里没有“疯子”的概念,她一点也不怕众人口中的“疯子”,反而觉得疯女人的笑很有意思。通过与疯女人一来二去的交往,英子得知她叫秀贞。平日里,英子会帮秀贞收拾房间里的皮箱,看着她为爱人留下的旧棉袍翻新棉花。秀贞在懵懂之际结识了在会馆读书的思康,两人情投意合,本打算共度一生。奈何天有不测风云,思康母亲病重,只好丢下秀贞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独自回乡。六年过去了,秀贞的柜子里还留着六年前思康穿过的大棉袄,但是秀贞迟迟没有见到思康的身影。因为秀贞未婚先孕,父母觉得女儿有辱门楣,于是将秀贞襁褓中的孩子扔到了齐化门下,生死未卜。自此,秀贞忍受着世人鄙夷的眼神,因走投无路而变得面目全非。与胡同中的成年人截然不同,英子从来不认为秀贞是疯子。她把秀贞与其他女性平等看待,在向妞儿介绍秀贞的时候,特意转了话口。由于受到母亲的监护,英子不得不改变对秀贞的称呼:小桂子她妈,思康三婶,由此可见英子是善良且富有爱心的。秀贞给失踪的女儿起名叫小桂子,为她做了很多衣服,一针一线无不在诉说着一个母亲对女儿纯洁无私的爱。秀贞还教与女儿年龄相仿的英子染指甲,给英子讲小桂子名字的由来,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怎么会不令人感动呢?当秀贞得知英子要上小学时,她立马想到女儿小桂子也即将上学,于是说:“我养点蚕,吐了丝,好给小桂子装墨盒用。”[1]27 不仅如此,秀贞还把一粒粒的蚕屎装进一个铁罐里,打算装成一个小枕头,给思康三叔用。秀贞讲起往事的时候满含笑意,一个柔情似水却又落

[收稿日期]　2023-08-01
[作者简介]　周天玥(1997—),女,河北廊坊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寞无助的好母亲和好妻子瞬间浮现在我们眼前。

随着对秀贞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英子明白秀贞所做的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发自内心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有情有义的个体爆发的本能冲动。因此,英子只觉得秀贞可爱,可怜,她只是要找她的思康跟妞儿——不,跟小桂子[1]39。等待是漫长且消耗精力的,在英子的眼中,秀贞因等待而瘦得不成样子,“她混身都瘦的,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1]14 即便如此,秀贞依然没有放弃,她经常不经意间低语:“到底是怎么档子事”,这句话尽显她对命运遭际的疑问、徘徊与不解。在秀贞的身上,英子感受到了等待的力量,它是一种执着的追求,是自我意识的重塑,是明知无望而仍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对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它所肯定的是人类对于命运,对于荒诞世界的蔑视和勇于抗争的精神,是敢于承担绝望的勇气[2]。虽然遭到众人的排挤,秀贞一直在往事的快乐回忆中生活,留存着心底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渴望。表面上看,秀贞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疯癫的表现,实际上作者通过描写秀贞日复一日的呓语和回忆,在渲染人物形象的同时,也给英子的幼小心灵增添了一份对思念的独特感悟。

接下来,视角转向宋妈。宋妈是英子家的佣人,典型的乡村妇女,一个小脚女人。受到丈夫百般虐待的宋妈只得自谋生路,养家糊口。为了赎“后坡的二分地”,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到英子家做帮佣,只为获得一个月四块钱,两付银首饰,四季衣裳和一床新铺盖。宋妈任劳任怨,待人和善,深受英子一家人的喜爱,英子和宋妈成了忘年交。宋妈用勤劳的双手哺育着英子的弟弟妹妹,与此同时,她对儿女的牵挂也被小英子看在眼里。英子意识到长久以来的帮佣生活逐渐使宋妈的情感被约束在礼教可控的范围内。“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1]122-123 简单的一句话,却将有着仆人与母亲双重身份的宋妈内心复杂的冲突与对抗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乡下人,宋妈厚道,朴实,处处为主家着想,认为自己不幸的命运皆因自己是乡下人的缘故。她省吃俭用,把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交给前来探望的丈夫,还经常做衣服和鞋子让丈夫捎回去给一双儿女穿。然而,宋妈的辛勤付出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宋妈的丈夫“黄板牙”总是以一种“到来和离去”的状态出现,他的每一次现身都加重了宋妈的苦难,将宋妈一次又一次地推向生存的困境[3]。正是“黄板牙”的不知悔改和无动于衷,才使宋妈的痛苦更加令人唏嘘。在得知儿子去世,女儿又被嗜赌成性的丈夫卖给了一个马车夫后,宋妈止不住地抽泣。英子也为这个出生连名字都没有的“丫头子”不能回到宋妈身边而咬牙切齿,生发出对“黄板牙”的愤恨。宋妈悲泣时,“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1]128 此时,在英子心中,驴子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牲畜与宋妈不负责任的丈夫合二为一了。后来,宋妈和英子一起偷偷出去寻找被卖掉的女儿,但是深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的宋妈坦言:“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可惜身处动乱年代,宋妈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找到女儿的下落。失去希望的宋妈,一度一蹶不振。以前,宋妈经常给英子讲小栓子放牛的故事,哼唱儿歌,将对子女的思念纳在鞋底,请英子的父亲写平安家信。如今,“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1]133。最终,在英子母亲的劝说下,宋妈被黄板牙用小毛驴接走了,重新回到了那个山坳,那个她曾经一心想逃离的家。宋妈决定再生养几个孩子,对她来说,有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英子虽然不理解宋妈的选择,却没有说服宋妈留下来的理由。宋妈的困境像一个怪圈,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每一次宋妈企图逃离的时候,都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折返。

综上所述,同样作为女性,英子透过敏感而细腻的眼睛,在深入接触秀贞和宋妈之后,对她们苦难的根源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秀贞和宋妈正是因为困于“他者”的世界而变得压抑和麻木,无论宋妈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这种困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状,非一人之力所能扭转。林海音借英子的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位女性的故事,真切地流露了自己对当时中国女性命运的关心与思考。

英子家境殷实,父亲是大学教授,在对英子的教育上遵循传统的道德规则和礼教。搬入新家后,英子在新家附近的草丛里见到了小偷。初次见面,小偷的厚嘴唇使英子联想起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1]74 渐渐地,英子下意识地去草丛里和小偷说话,并和小偷分享自己最喜欢的课文《我们看海去》,海是自由的象征。在海边散步往往能够忘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烦心琐事,与自己的内心交流,对大海的向往表现了英子对自由灵魂的渴望。有一次,小偷问英子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英子回答自己分不清好人坏人,分不清真假,就像她分不清海和天。儿童的天真蒙昧与

惊人的早慧早熟,在英子这里奇特地融为一体[4]。后来,英子在荒草地上意外捡到小铜佛,致使小偷被侦探盯上并最终被捕。小偷被抓走前,英子就隐约觉察到可能不会再见到小偷,在内心深处,她不愿意像离开秀贞一样与小偷分别。对英子来说,小偷既是屡次盗窃的惯犯,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弟弟成才的哥哥,两种身份在小偷身上完美融合在了一起,由此使得年龄尚小的英子无法辨别,在黑与白的中间地带徘徊不定的英子已经在懵懂中明白了人性是多元立体的存在。所以当妈妈让英子以小偷行恶被绳之以法为主题写作告诫读者时,英子马上反驳道:“不!我反抗妈妈这么教我!我将来长大了是要写一本书的,但决不是象妈妈说的这么写。我要写的是:我们看海去。”[1]94 这既是她与小偷之间达成的秘密约定,也是对自己纯真心境的坚守。她的心灵是轻盈的,透彻的,一尘不染的,始终向着光明,保持清醒,勇敢地直视社会的冰冷和尘世的熙熙攘攘。林海音在此有意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打破了人类伦理的基础,充满着人情味,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辉。英子明白小偷处境的艰难,她坚信这位乡亲们眼中的“贼”也想做世俗意义上的好儿子和好哥哥,只是因为急于供弟弟读书,不得已才走上了偷盗之路。英子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葆有的憧憬不仅没有违背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这一旨归,反而为道德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5]。

如果说上述人物与英子的关系都在家庭外部,那么兰姨娘则是深入到了英子的家庭内部。兰姨娘的生母为了筹钱照顾生病的儿子,将年仅三岁的兰姨娘卖到妓院。二十岁那年,兰姨娘做了施家的姨太太。后来,因与施家人不和,兰姨娘被赶出了家门。恰好英子的父亲喜欢收留有困难的朋友,在英子的请求之下,兰姨娘来到英子家寄住。起初,兰姨娘与英子一家相处融洽。慢慢地,英子发现兰姨娘和自己的父亲关系暧昧,母亲因为父亲执意留德先叔和兰姨娘在家而伤心。年纪尚小的英子预感到了家庭面临的威胁,于是她开始为兰姨娘和进步青年德先叔“牵线搭桥”,想方设法让兰姨娘远离父亲的视线。经过英子的一番努力,兰姨娘与德先叔逐渐产生好感,并决定一起远走他乡。英子用自己的方式使兰姨娘有了归宿,帮母亲解了围,家庭也因此回归平静。这件事不仅体现了英子对母亲的爱,更显示了兰姨娘对自身命运的觉醒和生命的张力。她具有反叛精神,敢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追求自己的幸福,跟随德先叔去北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兰姨娘代表了当时敢于为爱奔走的新式女性。英子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无疑在伦理冲突的过程中深化了自己对伦理秩序的亲情观和爱情观的理解。

小说《城南旧事》展示了在当时社会的伦理环境下,传统女性与新式女性的矛盾和苦难的生活[6]。无论是秀贞还是宋妈,本质上而言,作为妻子的她们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虽然兰姨娘的结局令人欣慰,但归根结底是在经历男权制度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一种被动的选择,这种对自我的认知是浅薄片面的。她们缺乏明确的个体身份意识,没有独立的人生,而英子显然站在了充满伤害的成人世界的对立面。

二 想象空间

由现实空间的顽疾导致的社会行为致使人们的想象力日益僵化,因此,林海音试图通过英子原始的天真烂漫创造一个想象的天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

英子第一次见到妞儿,就对她十分关心和爱护。当看到妞儿被伙计嘲弄唱曲时,她挺身而出,为妞儿打抱不平。妞儿是个苦命的孩子,自幼被亲生父母抛弃,被养父母当作赚钱的工具,她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英子一样享有真正的亲情。久而久之,英子和妞儿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密友,西厢房是她们的快乐天地,她们一起唱歌,陪小油鸡玩,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妞儿的英子并没有责怪妞儿,而是把想念藏在心中,由此可以看出,英子能够换位思考,理解与体谅小伙伴。她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

英子时刻牢记秀贞的嘱托,帮助她寻找朝思暮想的小桂子。通过与秀贞的交流,英子获得了秀贞失踪女儿的唯一线索——脖子后有芝麻盖大的青记,恰好与妞儿脖子上的相吻合。小说中多次提及梦境。“也许我是做梦,我现在常常做梦。”[1]46 英子的梦,或奇怪,或恐怖。她梦到过被抛弃在齐化门的小桂子。无论是妞儿的眼泪,泪坑还是长睫毛,都让英子有似曾相识之感。英子跟着自己的直觉一步步了解妞儿的经历。妞儿挨打以后,告诉英子自己是在齐化门被捡来的,要去寻找亲生父母,恰巧与秀贞所说的六年前齐化门的信息重合。小说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所以不能排除这两个巧合只是英子想象的产物。妞儿和秀贞的两张脸在英子的梦中总是交叠错乱在一起,英子分不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她的长睫毛是湿的,我一说,她微笑了,眼泪流到泪坑上!我觉得难过,又闭上眼,眼前冒着金星,再睁开眼,她变成秀贞的脸了,我抹去了眼泪再仔细看,还是妞儿的。”[1]48 相似的泪坑为妞儿与秀贞命

运的交汇埋下了伏笔。从英子的梦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她的内心中依然保留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善意,主观拼贴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刻,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期待在梦中获得圆满,所以她的梦穿插了很多现实的因素,这些现实的打击是深重且难以磨灭的。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英子义无反顾地带着妞儿走到了秀贞的跨院,英子坚定的步伐是其独立伦理身份的强烈表达。秀贞先是仔细询问妞儿的出身,然后看了妞儿脖子上的胎记,最终母女相认,一同去找思康。英子为此特意赶回家,偷拿了妈妈心爱的金镯子送给秀贞母女做盘缠。令人悲伤的是,妞儿和秀贞在赶火车途中双双离开人世。小说中关于雷雨的描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雷雨》中的暴雨,它代表着某种深不可测却不可违背的力量。相比秀贞终日神情恍惚,与回忆相伴,此时的火车将生与死链接在一起,秀贞、妞儿和思康叔可以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这难道不是一种团圆吗?

三　心理空间

心理从幼稚到成熟的蜕变是英子成长历程中的重要环节。英子心理空间的拓展发生在与父亲的关系中。小时候,英子学骆驼反刍,学金鱼喝水,稚嫩的心灵充满了和大人迥然不同的想法,父亲认为骆驼是因为抵御狼的侵犯才带上铃铛,小英子却说:“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1]2

小学毕业典礼当天,英子的衣襟上别着父亲种的夹竹桃,但是父亲因为病倒没能赴约。父亲去世以后,英子褪去青涩稚嫩,日益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大人,她明白作为家中的长女,要竭尽全力照顾好母亲和弟弟妹妹,不能沉湎于悲痛之中。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7]。英子送别的不仅是父亲,更是自己的童年。父亲对英子的爱以及英子对父亲无尽的思念都幻化成英子坚定前行的力量。父亲曾告诉英子:“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138 最终英子受到父亲的引导逐渐醒悟,当别人还在父母的庇护下享受安逸时,她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童年是一本读不尽的书,不思量自难忘。“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愚騃而神圣的。”[1]9 成年以后,生命的热情常常只会在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被激发出来。虽然历经岁月的荡然,很多人和物被时间磨蚀,早已不见了当初的模样,然往事如烟,飘渺间亦有千百种滋味值得我们细细品尝。从小说开篇的贪睡到中午,到小说结尾的担负家庭责任,英子完成了由儿童向成人的蜕变,童年消逝,童心未泯。

众所周知,作家的创作必然与其自身的人生阅历、审美取向共同构成一个独立而多元的复杂体系。在作家与作品的互释互证中,作家别具一格文风形成的内在动因会得到更加清晰地展现。从本质上来看,林海音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习惯用孩童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8]。“此心安处是吾乡”,北京既是英子心灵转化的空间与世界,也是林海音情感的发源地和归宿,是独属于她的心理基因。小英子的伦理取向与价值判断恰恰印证了林海音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依恋。与其说这是一种与地理意义上剪不断的乡愁,毋宁说是一份心灵的救赎与精神的守望。“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绝非矫揉造作,而是出自林海音的本真和个人特殊的成长经历[9]。正因如此,《城南旧事》是一部在回忆中记录成长的小说。林海音运用回溯性的视角,对英子就不同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变化和性格特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描摹出英子独树一帜的成长景观,多向度的主题意蕴和丰富的情感内涵[3]。英子在与不同人物的交往中,从儿童视角出发做出自己的决定,这种对童年成长历程的追忆也是对生命本源的探索、反观与体悟。《城南旧事》是一曲赞美成长的赞歌[10]。成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快乐与悲伤并存的,英子视角烛照下的世界诗意盎然,也不可避免地杂糅着英子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的世故与偏见,这种感知是儿童特有的,呈现的是成长过程中的获得与失去、温暖与伤痛,以及儿童在与成人世界的疏离和对立中所形成的孤独感[11]。

离别贯穿小说始终,英子共经历了五次离别。这些离开英子的人都曾或多或少地给英子的心灵带来了颤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英子渐渐对离别有了新的认识。面对父亲的去世,英子没有痛哭流涕,而是选择安静地接受。“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1]142 无论是与朋友还是亲人的离别,都意味着收获与成长,那些承载着回忆的旧时光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地滋养着英子。在不停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英子体验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由脆弱变得坚强。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体,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反省和实践去提升自己,确立自己的价值,不断地向上成长,成为一个永远都在进步的人。英子就像黑暗社会中的一束光,所到之处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了他人。

四　结　语

伟大的作品总是与流年相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小见大,在富有诗意的表述中蕴含着丰厚

的哲学思想。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遭际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缤纷鲜活的世界。作者通过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英子澄明的心境和未染的性灵,于细腻的语句中透视人性的幽微,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带给人无穷的况味与启思。

整体上,《城南旧事》并无统一连贯的中心情节,只是由几个看似并无关联的故事片段连缀串珠,穿线人就是小英子。作者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英子眼中老北京城南的烟火气,一幅简约灵动的中国水墨画在读者面前铺陈开来。每一个故事的结束,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读者的期待并不随着故事的结束而降低,反倒是一步步更加高涨,有一咏三叹之感,是一种叙事的留白艺术[9]。从英子纯真澄澈的眼眸旁观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众多人物关系交织之下映射出来的情感由此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巧妙运用了视角转换,实现了英子与其他人的二度叙事[12]。由此,既可缓解第一人称叙事的捉襟见肘,又可纵深挖掘主人公复杂、微妙的成长心路历程,还可对主人公的言行和业已定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予以合理的评判和指导[13]。综合来看,英子将现实、想象与心理这三种空间集于一身[14]。封建社会及男权制度的洪流不仅没有将英子内心的善意冲刷,反而使她有勇气在伦理选择的岔路口守护对于陌生人独有的温度。本文以英子为本位,在对英子与周围人物伦理关系梳理的过程中,对英子的成长进行再认识、再发掘、再审视,全方位展现了英子在懵懂的状态下通过不断反思、观照和剖析自我,从而实现对外部世界和内心情感的轨迹和面貌深刻感知的旅程。

[参考文献]

[1] 林海音.城南旧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2] 刘淑欣.文学与人的生存困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68.
[3] 邱域埕.《城南旧事》再解读[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39(1):88-92.
[4] 沈庆利.记忆北京与精神还乡:以林海音《城南旧事》为中心[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9(4):91-96.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聂珍钊自选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8.
[6] 李聪丹.空间批评视域下《城南旧事》的思想意蕴解析[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20,34(1):52-55;66.
[7]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2.
[8] 周国平.经典的理由[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30.
[9] 徐睿彤.《城南旧事》叙事的陌生化[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2(5):99-101;104.
[10] 周 莉.在离别中成长:再读《城南旧事》[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3):31-34.
[11] 郭 群.儿童视角下的成长书写与精神返乡:论《城南旧事》的叙事视角及其意义[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12):44-48.
[12] 夏鑫敏."可靠"的"不可靠叙述":论《城南旧事》的叙述伦理[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2(4):15-16;19.
[13] 张国龙.成长小说的叙事困境及突围策略[J].当代作家评论,2019(3):18-24.
[14]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2):35-43.

The Construction of Yingzi's Ethical Subject in *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ZHOU Tianyu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real space, imaginary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which is called the triple space of literary geography for short. *Memories of Peking South Stories* weaves Yingzi'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ner feelings during the seven years from the age of six to thirteen through the convergence of real space, imaginary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revealing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Yingzi's ethical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and leaving endless associations for readers. The three spaces are interspersed with multiple ethical knots, such as Yingzi and Xiuzhen, Yingzi and servant Song, Yingzi and the thief, Yingzi and Niu'er, Yingzi and Aunt Lan, Yingzi and her father, which show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choices Yingzi face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from multiple angles. As she ages, Yingzi's ethical views and ethical awareness ar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her moral qualities is gradually strengthening.

Key words: real space; imaginary space; mental space; ethics

(本文编辑:王萍)